

◇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巴斗

盛放粮食的一种农用器物，是我们北中原生活中常用的编织物。原材料必须用黄河滩里一种叫“簸箕柳”的枝条编制，中间用牛皮绳或麻绳穿系，最上面带一独系，用白蜡杆制作，便于用胳膊来扛。

巴斗的特点是坚密结实，盛水不漏。这一点不像竹篮，乡下人爱说竹篮打水——一场空。若用巴斗打水，就不会落空。巴斗还能列入北中原风俗领域。闺女家生孩子“过九”时，娘家人多要扛上巴斗去看闺女，巴斗里该装上染颜色的鸡蛋，红糖，再装上一把豆芽（喻示孩子发芽生根）。

留香寨是北中原的杏乡，每年杏熟时节，姥爷就让我挑选那些颗大色鲜的熟杏，用一方方巴斗盛着，步行走着，或系到自行车后座上，骑着旧车，去为远近不同的一户户亲戚家送杏。上官村，庙丘，桑村，沫村。在我少年的印象里，巴斗成了传递亲情的道具，若一方独特的小

舟，运载着满满的乡情与童心。制巴斗的人是祖传下来的手艺，在我们那里叫“捆巴斗的”，照我的眼光和标准看，称得上是北中原走村穿庄的民间艺人。

有一年，我走在小城的集会上，忽然一个人喊我，是二十年前小学时的同学，叫马十斤。他站在集市上的风中正销售巴斗、簸箕。他说小学毕业后，就开始在本村编巴斗、簸箕，结婚、生子。我这才留意到，车旁还带着一个小孩子，在风中冻得流着鼻涕。我一问，爷俩儿还没吃午饭，我从一边小摊上买了一串油条。

临别时，他犹豫地说：没啥可送的，送个巴斗吧。我选了一只最小的，可以让母亲盛豆。几年后，偶然从别人口中听到，这位小时的同学有次去堤东送货，在黄河大堤上被人劫财害命了，劫走了身上带的十元钱。

巴斗尽管不漏水，盛着小小的黄豆，也盛着人生的无常结局，那如一道无底的谜语，让人无法去猜，何况仅仅



只是一个小小的捆巴斗的民间艺人？他捆得再好，也捆不住无常的命运。他们在乡村风里的大草棵中间穿行时，秋霜袭来，如一只小小的无助的蚂蚁，还没有巴斗里的一颗黄豆大。

马老六有一天在村里说评书，说到《金瓶梅》里一句关于到巴斗的话：“一个急急脚脚的老少，左手拿着一个黄豆巴斗。”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施术

昨夜睡眠不佳，一上午顶个浆糊脑袋，不能写字无从思虑，只好读书。书由架上随手抽来，是适之先生的《四十自述》，写他的前四十年，家庭、学业、文学、信仰种种。翻了半晌，竟脊背发凉，头汗涔涔。我是四十早过，而无一点可回味。

羞愧之余，仍是脑袋木然，仿佛混沌未开。想起昨天与友人电话聊到《聊斋》里的陆判，陆判有换心与换头两术，嗯，今日可对我施“换头术”。

陆判施术的对象是朱尔旦与他的妻子，朱尔旦有字曰“小明”，哈哈，就是我们惯常说的“小明同学”。这位小明同学生性愚钝，判官便给他换了一副慧心，妻子样貌欠佳，就换了颗美人头颅。换了慧心的小明过目不忘，文思泉涌，没多久就中举了。可是，变聪明的小明没多久就死了，大约应了那句“慧极必伤”。小明死后魂魄依然未散不肯离去，因为尚有寡妻幼儿，责任未竟。如此看来，莫如当初不换心，或可免去许多牵绊。

想起梁启超先生那句：“人生最苦的事，莫过于身上背着一种未尽的责任。”小明同学和梁先生的“苦”，何尝不

是我们每个人的苦？

前四十年，人们都如一棵树的成长，生芽、破土、茁壮、开花、结果，及至撑起荫蔽。大树枝繁叶茂时，便是诸般苦的起始，世人概莫能外。譬如小明同学，譬如我的祖父王锡章先生。

彼时，祖父家境尚好，幼年念得几年私塾，青年与曾祖父一同南下广州贩桐油，又为躲兵役考了师范，做起了教书先生。他前半生里椿萱康健、妻贤子孝，战事虽频仍，也未切近。将不惑时，我的祖母受不住病痛折磨，一柄菜刀就了结了残损的生命。

多年以后，父亲回想起那样的惨状，仍旧禁不住饮泣。在这件事上，他一直对祖父耿耿于怀，“我走十多里路去学校叫他回来，他竟然一滴泪都没落。”听父亲说这话时，我还年轻，也以为祖父生性冷淡。直至自己也几经人生跌宕后，方知人前的哭泣于苦楚而言，毫无意义。也终于理解祖父的“淡漠”，上有七旬老父下有六个未成年儿女，与无尽的责任相比，死似乎倒显得轻薄了。祖父这份无动于衷背后，有着怎样的窒息

与钝痛，我们都已无从知晓。

祖父只身扛起家庭重担，教学亦未荒废，一生都一副从容的笑，让人以为他从来不曾经历世事淹蹇。祖父虽有学识，却并未堪担大任，便是如此，也不影响他在乡里的德望。他逝去多年后，人们提及，仍旧赞他“堪为君子”。

关于君子，人们爱用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来解。这句语出《周易》，为“乾卦”。长久以来，世人都道，自强不息刚毅坚卓者方为君子。殊不知，“坤卦”里还有一句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这后一句似乎与祖父形貌更贴切，他生性良善，温和而内敛，骨子里的韧性柔和而绵长。大约正是这样的性情，才让他受尽了苦难仍旧笑看人生。那么，我的那一点生活的周折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无非咬咬牙就过去了把。

再回头看适之先生的四十年，以先生七旬有余的终岁而论，后三十余年里，文学、哲学、教育、政治……乃至历史担当，哪一样都重任在肩。我想象着，先生淡然笑笑就过去了。

有句话说，若是一切由它去，便是人间自在人。其实，人间能得几个自在人？或者再请陆判施术，换一颗榆木脑袋，不知世事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

海棠好媚

春分之前，春雨霏霏，春风微冷。跟一帮人去铜陵的西湖湿地，彼时，在湖边走，路边遇见海棠。春天开的花里，桃花艳而俗，梨花有仙气，海棠是新娘子，又艳又娇，垂手如明玉，亵渎不得。它妩媚娇娆，又难得有静气。

春暮天，最浪漫的事情，大约是出游时，遇到一棵海棠树。海棠花纷纷扬扬，在风里，在半空里。人儿独坐花下，花落满衣襟，可是却不生哀感，只觉得美好。海棠花里似乎有一种暖暖融融的情意，可以盖过落花的忧伤凋零的哀戚。

在内心里，我无数次谋划过这样的一次艳遇：在山中，在淡月笼罩的春夜，我路过一树盛开的海棠。海棠花开在月色里，又烂漫又静寂，仿佛闺中人倚门思远，那远人不久就会归来。我遇到那树海棠，我就不走了，我要借住在海棠树下的那户农家里，夜里开窗入睡，床头看月色如将落的海棠，朝起看海棠落满

小桥流水。

海棠妩媚而明艳，它不会是林黛玉那样清冷有仙气的女子，也不会是薛宝钗那样富贵雍容的女子。它可能是《红楼梦》里的薛宝琴那样的姑娘，美艳里没有杂质，没有妖气，没有尘俗气，是纯真的美艳。是雨后朝日里的海棠。

如果一个男人的心儿像只月亮船，船两头坐着两个不一样的姑娘，一个红妆，一个素裹，一个是朱砂痣，一个是白月光。那么，那个成为朱砂痣的，一定是有着海棠一般的娇艳罢。

张爱玲说平生有三恨，一恨海棠无香，二恨鲱鱼多刺，三恨红楼梦未完。就觉得张爱玲的这“三恨”有些苛刻了。海棠无香也很好，因为海棠太娇媚了，颜色和形态已经美得叫人沉溺，若是再有花香来缠人，那真是让爱它的人爱得万劫不复。这样的爱，太累，太烧心，没有节制和清醒，没有退路。所以，海棠无香

真好，像是一处留白，可以让人舒口气。

苏轼有一首《海棠》诗：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

苏轼爱海棠真是痴绝，在春夜深深处，剪烛在窗边，不为话春雨友情，不为读书临帖，却是为了一盆盛开的海棠花。唐玄宗曾有一次登沉香亭，召杨贵妃，可是贵妃醉酒还未醒，被人扶来见皇上，姿态慵慵懒可爱。唐玄宗爱怜不已，笑道：“岂妃子醉，直海棠睡未足耳！”

苏轼和唐玄宗，都是懂得怜香惜玉的人。苏轼眼里，最娇艳的花儿，完全可以当成美人来郑重待之，燃一只高烛，与花对坐对望，隐隐约约的花香里都是美人情意。唐玄宗眼里，美人娇媚如春花，只愿花开年年总不败，哪里舍得责罚，虽然贵妃醉酒，见了皇上已不会下拜行礼。

从前，我养了一盆贴梗海棠，春天开花，果然是夜色下花朵最美。花盆坐在阳台外，夜色越黑，那花越显得红艳，仿佛《诗经》年代天黑才入门的新娘子。